

现代长篇小说 边缘作家研究

陈思广 等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资助

现代长篇小说 边缘作家研究

陈思广 等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黎伟军
责任校对:张宇琛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 / 陈思广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90-2682-5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小说家—作家评论—中
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7278 号

书名 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
Xiandai Changpian Xiaoshuo Bianyuan Zuojia Yanjiu

著 者 陈思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682-5
印 刷 成都新凯江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4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抑郁儿童·愚昧恶母·短制长篇 ——论超超的长篇小说《小雪》·····	(1)
第二章	在亲近与疏离间 ——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察·····	(7)
第三章	在艰辛与快乐中 ——以《苏雪林日记》为中心看其屈赋研究的心路历程·····	(17)
第四章	在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间 ——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及书写策略·····	(28)
第五章	作为哲学家的陈铨的长篇小说·····	(37)
第六章	不该湮没的作家 ——孙梦雷和他的小说创作·····	(49)
第七章	论顾诗灵与他的小说创作·····	(57)
第八章	为什么不让青年在春风中飘舞 ——汪锡鹏论·····	(68)
第九章	王余杞小说论 (1927—1945) ——写在《王余杞文集》出版之际·····	(79)
第十章	华北沦陷区小说家闻国新论·····	(87)
第十一章	《鲁迅日记》里的周阅风述论·····	(97)
第十二章	《山洪》：抗战初期民众觉醒的心灵史诗·····	(105)
第十三章	“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论 ——欧阳山早期长篇小说创作研究·····	(117)

第十四章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127)
第十五章	程造之和他的抗战三部曲·····	(135)
第十六章	冀中平原的现实主义歌者与苦吟人 ——田涛小说简论（1934—1949）·····	(144)
第十七章	袁犀长篇小说《贝壳》新议·····	(151)
第十八章	《国民杂志》的两次长篇小说征文 ——以杨鲍、刘延甫、关永吉的获奖作品为例·····	(158)
第十九章	论路翎抗战小说的英雄书写·····	(167)
第二十章	论抗战视阈下的大西南间谍小说·····	(176)
第二十一章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柳青的《种谷记》和欧阳山的《高干大》为例·····	(186)
第二十二章	纠葛与碰撞的轨迹 ——论丁玲的“革命+恋爱”小说·····	(200)
后记	·····	(215)

第一章 抑郁儿童·愚昧恶母·短制长篇

——论超超的长篇小说《小雪》

1926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超超的长篇小说《小雪》，装帧是常用的设计样式：一色红底封面，黑体字书名与宋体字作者名，加框而无修饰，虽没有过人之处，但朴素大方。汪敬熙的《雪夜》（1925）、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张维祺的《致死者》（1926）等，都是同样的风格。这也可以说是亚东图书馆的招牌设计了。小说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至1940年12月，《小雪》已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0版。这在当时来说已实属不易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久以来，人们并不知作者超超为何许人也，更无人谈及《小雪》的艺术贡献，令笔者慨叹不已。

一、《小雪》之内容

《小雪》写慈宗小学女教师邵贞如发现小雪课后独自一人就喊他过来与大家玩，他的好朋友海明、爱文也过来拉他去玩，但老师们发现小雪变得越来越孤僻，不如开学时那么活泼伶俐了。这时，小雪的母亲四嫂走过，老师们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四嫂不以为然，觉得孩子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正常。老师们认为四嫂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母亲，别的母亲走过学校时都要看看自己的孩子在里面干什么，而四嫂仿佛与己无关似的，邵老师就提醒她关心自己的孩子的精神健康，因为小雪是一个聪明乖巧得不同于一般同龄人的孩子。回到家里，四嫂看到丈夫泣衫又醉醺醺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二天泣衫正准备去当衣服，父亲畏甫来找他，见他这副窘境，就劝儿子求求旧时的朋友，看有什么事可做。泣衫只好先去求现在在官府做事的发小仓斋，但看到仓斋傲慢的神态，心高气傲且迂直的泣衫拂袖离去；再去找在银行当行长的幼时同学王少度，也被

王少度客气地拒绝。泣衫出来后想反正其他地方也一样，不如去喝酒，正巧在酒店遇见酒友曹和尚，他又喝到酩酊大醉才回家。回家后与小雪抱头大哭。四嫂与妹妹芳湘一起聊天，芳湘赞小雪聪明，说老画师也很喜欢他，然而四嫂并不以为然。乡村老画师刘德生 78 岁，喜欢小雪的聪明，常带小雪玩，小雪也很喜欢他，在这里他很快乐。

南湖里种田的王老大媳妇爱娇无法忍受家中的贫寒，就到仓斋家做了女佣。不久，王老大的母亲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临死也没有见到爱娇一面。王老大埋了母亲后，每天到桥上等爱娇，后得知爱娇再不回来时就去当了兵，改名王得胜。仓斋的岳父乌笔规是个土财主，极为迂腐，女儿都瞧不起他。一天，海明和爱文发现小雪有几天没来上学，就到他家央求他一起上学，但小雪说，他想去，可没钱交学费爹妈不让去，泣衫甚至认为读书无用，这话正好被德生老爹听到，就斥责他因噎废食，批评他有钱喝酒无钱交孩子学费的荒唐之举，并替小雪交了学费。小雪到校后在写作文方面很有想象力，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王少度对芳湘颇感兴趣，而爱慕虚荣的芳湘也羡慕王少度的地位，两人很快坠入爱河。泣衫虽穷困潦倒，但嗜酒的习性不改，又与曹和尚等人喝起酒来。其间，曹和尚说要去当兵，泣衫很是吃惊。泣衫回到家后吐血，四嫂赶紧到婆家求援，但伤心的婆婆想到自己的儿子从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冷淡地予以拒绝。此刻，老画师刘德生正与小雪玩，但小雪却很郁闷，很忧伤，他说自己常梦见鬼，这些鬼对他很和气，很爱他，这让德生老爹很担忧，劝他不要学他父亲的样，阳光一些，不要只记得苦恼。

不久后，王少度与芳湘如愿结婚，为了结婚的暂时需要，他们在报纸上征召干爹，乌笔规得以应征，但在婚礼上出尽了洋相，被赶了出来。不料，仓斋参加完王少度与芳湘的婚礼，刚一出门，就被王得胜开枪打死。王得胜乘船回去时，又正好遇见被赶出来的爱娇与乌笔规，王得胜一见爱娇，拔刀就刺，船上乱作一团，随后，船倾覆。经过人们的一番抢救，大多数人都得救了，但王得胜、爱娇、乌笔规溺亡。曹和尚将王得胜与爱娇葬在一起，乌笔规则无人理睬。

过了些日子，德生老爹没见到小雪，就去了他家，才知小雪自父亲泣衫病重以后，整日郁郁寡欢，已伤心死去。几天后，泣衫也死去。

二、《小雪》之意义

《小雪》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故事。作者辛辣地批判与嘲讽了有钱有势的所谓上层人士的虚伪本质，有力地批判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想，对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它虽只有6万余字，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与主题开掘及结构艺术等方面对新文学萌芽期的长篇小说建设有突出的贡献。

（一）塑造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抑郁型的儿童形象

小雪是一个聪明乖巧得不同于一般同龄人的男孩，但生母徐四嫂却不喜欢他。在四嫂看来，孩子聪明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自己的丈夫青年时常被别人夸奖如何如何聪明，现在却失业在家，整天无所事事，酗酒成为他唯一的“工作”。因此，她希望孩子宁可笨一些但可平安一生。于是，在母亲每日冷淡漠然的神情下，小雪滋长的不是快乐与幸福，而是痛苦与抑郁，烦恼与悲伤。父亲虽然爱他却无力抚养他；学校的老师与乡村画师虽然爱他，却不能真正理解他。小说有一段写7岁多的小雪居然向往坟墓里的阴森与幽静，居然常常梦见鬼，而且这些鬼都对他很和气、很友善，令人恐怖而悲叹！

此时天色已黑，四顾苍茫，一片夜景沉沉，如陈死人长梦一般。小雪指着路旁道：“好似有一个人蹲在那里。”德生道：“不是人；是一个坟墓。”小雪道：“我看像一个人蹲着。”德生道：“你怕么？”小雪道：“我不怕。此刻坟里的鬼一定欢喜晚上好天气，跑出来耍耍。这么有趣的夜间，我也欢喜同他一样在此地顽一辈子呢。”德生道：“唉！这是什么话！”小雪走过墓前，定要去仔细看一看，德生拗他不过，随着他去。小雪走到墓口，笑道：“果然没人。”用手摩挲墓的四周道：“这里面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小的？”德生道：“这是废冢，又没碑，那里知道？去罢。”小雪突然道：“老爹，我欢喜在这里造间屋子住，离你家近，你可一天到晚的看着我。”德生道：“你到我家来住就是了，何必到此地来？”小雪指指坟墓道：“这里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夜间你返家去，他可以出来伴我。”德生拉他道：“你疯了；这是鬼呀！”小雪道：“鬼又什么了，鬼难道不和人一样吗？我睡着的时候梦见许多人，醒来告诉妈妈，她说是鬼。我在梦中见这班鬼，都是很和气很爱我的。”德生拉他道：“去罢，去罢！你这孩子今天的话说得衰飒极了。”小雪流连着不忍走开。德生哄他道：“你爹寻

你不着，急得哭了。”小雪听见提到他的父亲，急忙走道：“正是，我要去看我的爹呢。”到城门边，德生站住道：“你当心回去罢，仔细跌交。”小雪道：“老爹，你回去了么，我别过你了。”德生不答他话，转身回家，一双老眼不知不觉含着两泡眼泪，默默而去。^①

不久，小雪在忧郁与贫病中悄然离世。一个聪慧过人的儿童，不缺乏学校老师的关爱，不缺乏同龄小朋友的关心，也不缺乏村里他人的欢喜，唯独缺乏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疼爱，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幼童来说，是一个多么悲哀而心酸的现实啊！一个幼龄儿童每天面对的是喜欢自己但却整天酗酒的父亲，虽不喝酒但却整天叱喝厌恶自己的母亲，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恐惧与悲伤！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幼小的心灵过早地爬满了阴郁的苔藓，直至布满全身，直至生命悄然地终结。这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一个可怕的人间悲剧。小雪之死向人们拷问：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沉甸甸的话题。

（二）塑造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恶母”形象

谈及新文学史上的“恶母”，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塑造的被金钱奴役变态的曹七巧。这个一辈子生活在金钱枷锁下的女人，不仅扭曲了自己的人生，而且戕害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青春与爱情，其内心之阴鸷毒辣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男孩，一个本应感受阳光与温暖、享受父母的真爱与呵护的儿童，不仅没有感受到快乐幸福的童年，反而在母亲的无视与厌烦下产生难以排解的阴郁心理，产生他这个年龄段所完全不应有的厌世情绪，不同样令人悲酸、令人痛心疾首吗？看看下面这段小雪上课时所写的作文与何友仁老师和邵贞如老师、霭庄老师对他的评价，你就知道小雪是一个多么聪明可爱的孩子！

小雪写的字太小，友仁近视眼，低下头细细的看了多时，笑道：“这真奇了。”小雪写的是：“月亮在空中走。狗来了，月亮笑。月亮打狗，狗叫。月亮逃。”友仁问小雪道：“月亮怎么能笑呢？”小雪道：“先生们不常说月亮是姑娘吗？姑娘们的脸孔总是笑的。”友仁道：“月亮如何能打狗呢？”小雪道：“月亮光照到狗身上，狗在窠里吓了一跳，像煞有人打他。”友仁笑道：“怎么月亮又会逃？”小雪道：“月亮忽然被乌云遮住了，不是

^① 超超：《小雪》，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144~146页。

逃走了吗？”友仁笑道：“好，好！”批上了一百分，又加上“冰雪聪明”四字的评语。

友仁向一班学生道：“你们看，小雪只有七岁年纪，他的思想比你们胜过几倍。”大家走拢来看小雪的作文簿。贞如霭庄也凑近来，看了一眼，笑道：“真的！这思想的确新颖得很，将来着实可以造就。”^①

然而，四嫂却说：“聪明二字混得来饭吃吗？他的老子，你们都赞他聪明，我在家里时，爹爹天天说他前程未可限量。现在呢？如何？却应了‘一笔通天，饿死灶前’这句话呢。所以我不喜欢雪儿，就是为他聪明太过。”她信奉“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亲生母亲却从内心里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对他的成长不闻不问，任幼小的生命枯萎凋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太聪明，怕他长大后重蹈其父亲的覆辙，多么荒谬绝伦的逻辑！多么愚昧可悲的思想！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恨的“恶母”啊！诚然，小雪之死其父难辞其咎，但其荒谬与愚昧的母亲更像是一个扼杀亲生儿子的刽子手，不同样令人悲叹，令人愤慨，令人深思吗？

（三）新文学萌芽期优秀的长篇小说

自张资平 1922 年 2 月 15 日出版《冲积期化石》以来，至 1926 年 6 月《小雪》问世，新文学仅出版了 6 部长篇小说，即王统照的《一叶》（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0 月出版）、黄俊的《恋爱的悲惨》（上海新文化书社 1922 年 12 月出版）、秦心丁的《洄浪》（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4 年 12 月出版）、张闻天的《旅途》（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12 月出版）、张资平的《飞絮》（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1926 年 6 月 1 日出版）。就思想深度而言，虽然这些作品各阐发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如《冲积期化石》以“我”和韦鹤鸣这两个孩提时一起在私塾蒙学，少时同受新式教育，青年时同去日本留学的年轻朋友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写了留学生鹤鸣在异乡所遭受的冷遇、歧视（爱日本女子如媢不可得），以及中日青年在学习生活中所建立的虽短暂却真诚的友谊，批判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里特别是弥漫在教育界、政治界和家庭婚姻制度中的种种腐败行为，讽刺了外国宗教势力及其依附者的虚伪本质，又表现了日本社会种种不平和吞噬生命的丑恶现象；《一叶》侧重揭示的是封建势力吃人的本质，军阀混战给黎民百姓造成的巨大痛苦，以及封建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固有的

① 超超：《小雪》，亚东图书馆 1926 年版，第 90~91 页。

人性恶习的泛滥与缺乏现代制约机制所产生的恶果，它探索的是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追求及在滞后的现实与超前的理想间的矛盾与困惑；《旅途》以浪漫主义的情调书写了革命与爱情的新图式；但超超在《小雪》中所提出的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如何建设现代人的入学命题，不仅在当时显出深度，见出力度，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人物塑造而言，对人物形象如韦鹤鸣（《冲积期化石》）、李天根（《一叶》）等的描写，大多模糊不清（虽然《飞絮》中的刘琇霞形象清晰，但因是张资平的仿写之作，不宜高估），而小雪不但清晰可感，且与徐四嫂的形象一起具有典型意义，这无疑提升了萌芽期新文学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

就艺术结构而言，《小雪》共十章，第一章《一个穷读书人》；第二章《老画师》；第三章《俏女妈》；第四章《三角恋爱同盟》；第五章《小友》；第六章《钱欲和色欲》；第七章《兵》；第八章《父子》；第九章《两种夫妻的结果》；第十章《尾声》。前五章主要围绕一个人物及其故事展开情节，后五章围绕这些人物与故事穿插相关的人物与情节勾连成篇，不仅情节紧凑自然，布局匀称合理，而且故事有始有终，结构井然有序。因此，《小雪》虽然仅有6万余字，但从长篇小说的审美特质上看，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而且是优秀的长篇小说。黎锦明认为《小雪》是模仿《儒林外史》的写法，只不过换了章回题名而已，^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实际上，若仅从文体而言，《儒林外史》如鲁迅所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小雪》则是“虽似短制，颇同长篇”。只是第九章人物的结局略有些仓促，过于巧合。不过，瑕不掩瑜，将《小雪》视为1922—1926年间新文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并不过分。

综上，超超的长篇小说《小雪》在主题开掘、人物塑造及结构艺术等方面对萌芽期的新文学长篇小说建设有突出的贡献，即在主题上，小说所表达的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如何建设现代人的入学命题，不仅在当时显出深度，见其力度，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刻画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抑郁型的儿童形象、第一个“恶母”形象；在结构上，小说情节紧凑自然，故事有始有终，布局匀称合理，结构井然有序，其形式虽似短制，颇同长篇，堪称新文学萌芽期（1922—1926）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① 黎锦明：《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文学周报》第1927年第5卷第2期。

第二章 在亲近与疏离间

——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察

苏雪林（1897—1999）、庐隐（1898—1934）与冯沅君（1900—1974）三人是“五四”时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中的三个女生，皆因才力超群而名震京都。三人既为同班同学，又同时起步于文坛，堪称传奇。苏雪林在《戏赠本级诸同学》长歌一首中，形容黄英（即庐隐）“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抟长风”，状写冯沅君是“冯衍才气众所摄，显志赋成修名立”，对两位同窗的夸赞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苏雪林也在其文里批评庐隐、冯沅君作品的不足，这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那么，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的关系到底如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考察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相识

苏雪林与庐隐的相识可追溯到1917—1918年间。这年两人同在安庆实验小学任教，经舒畹荪女士（时任安庆实验小学校长）介绍后相识。当时庐隐是该校体操教员，苏雪林在此校兼课。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指自己与舒畹荪）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①

^①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当时，因为两人上课时间不同，同事半年中也只相见过两三次，谈不上深交。直至1919年秋季，苏雪林经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校长徐皋甫以学校的名义推荐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与庐隐一同北上成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旁听生后，两人的交往才多了起来。第一学期考试后，两人因国文成绩拔尖而经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告知校长后转为正式学生。

当时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中，冯沅君与苏雪林最为用功，两人不事穿着，“之乎者也”常挂在嘴边，泡图书馆时间也最长。苏雪林致力于韩柳体与桐城派古文研究，自称“桐城遗孽”；而苏因冯沅君勤于《文选》笑其为“选学谬种”。^①两人刻苦学习古文学，为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9年正值“五四”新思想吹拂华夏之际，三奇女如沐春风般地感受着这股思潮的浸润。苏雪林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坦言，当时所有学生心灵已整个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庐隐在《庐隐自传》里也曾表述同学们对新学说畏如洪水猛兽，她却最感兴趣；而冯沅君更是身体力行——1919年五四运动第二天，陈钟凡先生神情凝重地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同学们宣布巴黎和会上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卖国求荣之事，冯沅君，第一个站起来，要求停课支援“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1919年5月2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立演讲团，团员共五人，冯沅君是其中之一。6月4日，冯沅君走在要求释放幽禁学生的游行队伍最前面，高呼爱国口号。^②

不仅如此，三人更是以高昂的创作热情响应“五四”进步思想。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益世报·女子周刊》等刊物供学生们施展才华。冯沅君作《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一文后即发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上，控诉女子仰仗男子养活是旧道德束缚的恶果，呼吁女子应建立起妇女道德规范，自食其力，不为金钱所惑，不受势力迫害，既能做贤妻良母，也能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人。苏雪林借做《益世报·女子周刊》编辑之便，先后于1920年10月30日及1921年1月—3月间在《益世报·女子周刊》上发表诗歌《京汉火车中所见》，杂文《节孝坊》《一封海岩边的信》等，反映底层民众的屈辱生活，揭露女性处于旧礼教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庐隐则在1921年第12卷第11号《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灵魂可以卖吗？》，提出资本家剥夺女工灵魂自由的问题。^③可以说，“五四”的精神已深深荡涤着她

① 赵海菱：《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的日子》，《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② 赵海菱：《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的日子》，《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③ 王翠艳：《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们的灵魂。

1921年9月，苏雪林赴法留学，1922年7月，庐隐与冯沅君也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但“京师三奇女”的佳话仍在。

二、机缘

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同为“五四”文化浸润中绽放的辉煌曙色，苏雪林与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与冯沅君同学两年。1930年，苏雪林与冯沅君共同执教安徽大学半年，因学潮兴起及长江流域水灾波及安徽等原因，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妇离开安徽大学，苏雪林也在1931年下半年去了武汉大学。苏、冯都曾留学法国，苏雪林1921年9月、1950年夏两度赴法，冯沅君1932年6月考取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留法三年。苏、冯两人都对古典文学兴趣浓厚，热衷学术，亦执教杏坛。这一切为她们三人的交往带来了机缘。



苏雪林（1897—1999）^①



庐隐（1898—1934）^②



冯沅君（1900—1974）^③

我们先看苏雪林与庐隐。苏雪林早年是非常喜欢庐隐的，这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期表现得最为真切。当时苏雪林眼中的庐隐与安庆实验小学初次见面时截然不同，庐隐俨然已变成天真烂漫、直率、热衷社会运动、豪放洒脱、敏捷、胸无城府、光明磊落、具有演说天赋和写得颜体大字的才女，博得苏雪林

① 苏雪林图片来源：<http://image.so.com/v?q=%E8%8B%8F%E9%9B%AA%E6%9E%97&src=srp&correct=%E8%8B%8F%E9%9B%AA%E6%9E%97&cmsid=69db4382973a786a9ad739810a1ea0df&cmran=0&cmras=0&cn=0&gn=0&kn=5#multiple=0&gsr=1&dataindex=12&id=21d8e89db61e71b347741b3122897fb4&currsn=0&jdx=12&fsn=65>。

② 庐隐图片来源：<https://baike.so.com/doc/6113365-6326504.html>。

③ 冯沅君图片来源：<https://baike.so.com/doc/6343424-6557044.html>。

的极大好感。她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屋子，还可以听见。”^①而且“说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惟不讨厌，竟反十分欢喜。”^②这样由衷的欣赏既是苏雪林爱才的表现，也是苏雪林自我补偿心理的反映：苏雪林自言口才涩讷，便爱庐隐词锋的锐利；自认举动迟缓，便喜庐隐的干净利落。

苏雪林、庐隐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后，苏雪林于1932年暑假主动拜访当时已与李唯建结婚住在上海英租界愚园路的庐隐，与庐隐谈别后一切以及文坛诸问题。庐隐也颇为赞赏老同学的才华。因此，苏雪林假满赴鄂，庐隐便去信要苏为中华书局中学教科书撰一篇《云》的教材，但苏雪林因懒于做文章未予回复，苏雪林1934年暑假返沪时想再去拜访庐隐，岂知此时庐隐已经香消玉殒。闻此噩耗，苏雪林即发表文章《关于庐隐的回忆》，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悲惜之情。直到庐隐去世44年后，苏雪林对这位友人依然甚为关心，她在1978年1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

今日看吴女士寄来庐隐东京小品，文笔比之《海滨故人》洗练多多，又有一小文，知其夫妇间生活，庐隐对李唯建并不客气。^③

对于庐隐之死，苏雪林甚为惋惜，耳闻庐隐与李唯建婚后的一些不幸，日记中便同步记载，只是觉得“像庐隐在文坛上已算有了相当地位，生活也可以自己维持，实在没有再行结婚的必要”^④。

苏雪林认为庐隐小说非常流畅，下笔非常爽利，“做小说也像窗课一般从不起草，一支自来水笔在纸上飏飏写去，两小时内可以写二三千字”^⑤。后庐隐因《海滨故人》而成名，苏雪林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第三十三章中详尽分析小说主人公露沙的性格、成长环境并与庐隐本人的生活经历相比照，进而剖析露沙与梓青的恋爱经过，由此评述小说的内容结构，非常具体，指出这是庐隐生活及其性格的真实写照，可谓知人论世之评。苏雪林极为注重她这部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可见她对庐隐的喜爱与重视。

再看苏雪林与冯沅君。苏雪林与冯沅君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同学两年的经

①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②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③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九册），台湾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12页。

④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⑤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历让几十年后苏雪林回忆起冯沅君来仍然充满敬佩之意，并由衷夸赞冯沅君的国文修养高，冯沅君的国文成绩确实在当时居全班第一。同学生涯结束后，苏、冯仍然保持着同学情谊，时有通信往来。1928年，苏雪林与陆侃如、冯沅君拜访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共同聆听胡适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1930年苏雪林接到安徽大学的聘书，得知冯沅君、陆侃如夫妇也同聘于安徽大学后，欣然同行。从安徽大学分别后，苏雪林还与冯沅君有书信往来，1948年10月苏雪林还将她与袁昌英一起去听胡适演讲的相关情况写信告知冯沅君。^①她对冯沅君的作品直到晚年还一再展读。她在1992年4月28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

身体非常衰弱，自知今年挨不过，看海风寄来我等四人列传及作品，看冯沅君《旅行》《隔绝》。^②

可以说，苏雪林与冯沅君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按理说，这段机缘为她们三人成为密友并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提供了契机，但实际情形却是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的关系凸显出疏离的情形。这多少令人有些出乎意料。这是为什么呢？

三、疏离

如前所述，苏雪林与庐隐虽在安庆实验小学同事半年，但因教课时间不一，两人课业较重，见面次数不多，谈不上熟悉。但两人1919年同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为同班同学后，两年中关系也未有亲昵进展，有以下三件事可以说明。

一是游园看稿。庐隐的小说《一个作家》写好后，她后来的丈夫郭梦良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朋友在中央公园金雨轩召开讨论茶会，苏雪林也在被邀之列。苏看过庐的稿子后默默不语。郭君征求苏意见，苏雪林随口便说：“游夏不能赞一辞！”^③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庐隐却怫然变色。苏雪林坦率，却不懂圆滑，这句或开玩笑之语，未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让庐隐自尊心受损。

①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一册），台湾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5页。

②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十五册），台湾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54页。

③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庐隐因幼年倍受家人冷落，常年没有亲情温暖，性格外表豪爽、勇敢，实则敏感、脆弱，对苏雪林此语，庐隐自然难以承受，本来可以拉近两人关系的茶会却成了疏远的罅隙。对此，苏雪林事后非常懊悔，觉得“不应当拿这句轻薄话，伤了她的自尊心”^①。

二是《京报》笔战。1921年春，苏雪林和易家钺、罗敦伟诸君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这让她与庐隐的关系更陷入僵局。事情起因于苏雪林1921年4—5月间分四次发表在《益世报》的《对于谢君楚桢〈白话新诗研究集〉的批评》，引发谢楚桢北大同学易家钺、罗敦伟等人的反击，当时“苏梅”（苏雪林，原名苏小梅，字雪林，于北京女子师范就读时改名为苏梅）名遍及全国报章杂志。双方以《京报》为阵地，互相争论。易家钺、罗敦伟等以“右”化名，发表《呜呼苏梅》，一则表示休战，二则发出许多“歧视妇女”的论调，这就引发了胡适之、李大钊对谢一派的反驳。由于胡适之和李大钊的公开支持，易家钺、罗敦伟因此声名狼藉，仓皇离开北京大学后南下。易家钺、罗敦伟与当时是庐隐男友的郭梦良私交甚厚，庐隐自然站在郭梦良的一边，并指责苏雪林不该无事生非，两人因之产生隔膜，虽同班亦很少交谈。

三是亲临拜访。1932年暑假，苏雪林闻知庐隐因郭梦良之死而十分感伤，而她正好在上海，遂登门拜访以安慰庐隐，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对于这次拜访，苏雪林后来说：“我们谈了十年来的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各自的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主张，她却不肯说了。”^②当时庐隐的主张，苏雪林已经窥测一二。故苏在1959年5月16日《中华日报》副刊第21卷第十期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庐隐当时的主张大约是不热衷谈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的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而描写爱国主义，对于这种主张，庐隐便写在她的《火焰》里。庐隐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后来都有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苏雪林笑话，所以遮掩，哪知苏雪林与其想法相同。两人本为“同调”，却因各自心存芥蒂而隐约其辞，终不同音。

不过，对于庐隐其人，苏雪林也表现出矛盾性。她既欣赏“庐隐对恋爱的态度，颇类昔人批评苏东坡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从不扭捏作态，其

①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②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